

让高山低头，河水让路

宝成铁路通讯特写集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肇庆市书画函授大学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讓高山低頭，河水讓路

寶成鐵路通訊特寫集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西安

讓高山低頭，河水讓路

寶成鐵路通訊特寫集

*

陝西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)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

陝西省財政廳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售

*

787×1092 耗 $1/32$ · $3\frac{5}{16}$ 印張·62,400字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000 定價：(6)二角七分

統一書號：T10094·11



出版者的話

为了反映宝成路——祖國鐵路建設事業上的偉大成就，向讀者介紹宝成路工程的艱鉅複雜和工人們的英勇勞動，介紹在这个工程中湧現的先進人物和他們的先進思想品質，我們已經出版了「跨越秦嶺」和「战斗在宝成路上」。現在我們除了出版这本「讓高山低头，河水讓路」通訊特寫集外，还将出版画家趙望云以宝成路为題材的單幅画「万山叢中」，青年工人張登峯的詩集「宝成路之歌」，由我們編輯的「我國新建的宝成鐵路」画冊，以及張筆夫編寫的「宝成鐵路」，后边这本主要是通俗地介紹这条鐵路的价值和情况。

建設宝成路的職工們，在共產党領導下，在全國人民，特别是当地農民的支援下，由于苏联專家的無私帮助和各部門的配合协作，將要按原計劃提前一年半修通这条鐵路。这是偉大的奇績。我們虽然出版了几种書籍和画冊，但还远远不足以表達筑路英雄們的雄偉气魄和光輝成就。自然，就是这些書籍画冊里面的每一篇文章，每一張画片，也都是令人鼓舞的，都是值得人們學習的。这也就是我們編輯出版这个集子和其他書籍画冊的用意。

这个集子中的文章，大部分是鐵道部第六工程局政治部

編輯的，有几篇是第二工程局蔣文征、徐康寧二位同志投寄的，其中尚有一部分是我們組織的。在編輯过程中，六局政治部新綫建設報的同志們和部分工區政治工作人員、工程技術人員都給了不少幫助，除供給材料外，还参加了內容的審核工作，特在此表示謝意。因出版時間倉促，這本書仍不免存在缺點，尚希讀者多多批評指正。

目 錄

在秦嶺工地·····	杜鵬程 (1)
征服秦嶺的筑路勇士們·····	李振俠 (7)
歡騰之夜·····	杜 為 (11)
支援·····	解法祥 (13) 赫崇煥
當列車通過嘉陵江大橋的時候·····	二 將 (15)
跨過嘉陵江·····	海 鷹 (21)
水磨河記事·····	二 將 (26)
蘇聯專家和寶成路秦嶺工程·····	李致倫 (33)
我國鐵路建設中的第一個豎井工程·····	李萬生 (35)
當山岩爆開的時候·····	李振俠 (38)
頑強的爆破手·····	汪振山 (41)
郭班長·····	李振俠 (43)
青年民工高全福·····	陸 續 (46)
老英雄李振田·····	張新林 (50)
鐵工班長李廣玉·····	赫崇煥 (54)
水風鑽的故事·····	赫崇煥 (58)

- 秦嶺工地上的工程師……………赫崇煥(62)
- 新灌漿法和青年技術員李顯……………陸 續(65)
- 女技術員……………海 鷹(69)
- 吳淑雯在實習中……………赫崇煥(72)
林 露
- 工人們稱贊的醫生趙書生……………盧肇英(75)
- 寶成路工地上的高小畢業生……………杜 為(78)
-
- 幸福農業社的支援……………李振俠(83)
- 嘉陵江上的水手……………(87)
- 家屬委員張淑卿……………赫崇煥(92)

在 秦 嶺 工 地

杜 鵬 程

寶成鐵路沿綫地質複雜，山嶺險峻，河流交錯，工程的艰巨，在我國是少見的。而寶成路北段——秦嶺工地，是這條路最艰难的工程地帶之一。

從寶雞到東河橋一段，航空距離不過二十五公里，但是高度却相差一千公尺。鐵路蜿蜒向秦嶺上升，形成彎彎曲曲及馬蹄形和「8」字形的特殊綫路。剛到秦嶺工地的人，昏迷轉向，弄不清繞來繞去的綫路和上上下下的隧道、橋樑是怎麼搞的。

寶成路北段，大部分綫路簡直可以說是由橋樑和隧道構成的。最長的秦嶺隧道，長達二千三百六十六公尺。松樹坡石拱橋，從地面綫算起高達四十二公尺多，是我國最高的石拱橋。而修在半山腰的青石崖和觀音山車站，也是我國鐵路上最奇特的車站。

為了了解秦嶺山區工地的全貌，我曾由寶雞市出發，一直看到秦嶺高峯。

剛進入秦嶺山口，山不險，道路也平坦，走了幾公里，前面突然騰起險惡的山，「連峯去天不盈尺」，彷彿把世界隔成兩半。順着小河道繞過這一層山，我以為前面是豁然開

朝，可是前去不远又是連綿起伏的山嶺擋住了視線。我正驚疑，而同行的人告我，这里离真正的秦嶺高峯还远哩。走了十多公里，到了一个叫楊家灣的小村。这里当年人烟稀少，可是現在儼然是一个熱鬧的市鎮：材料廠、汽車站、發電廠、一排排工人家屬的住宅、各行業的小商店。發電廠的高烟囱伸向天空，仿佛和秦嶺山峯比高低。烟囱上寫着很大的白字：「一切为了社会主义！」再往前去几公里，我們順着自古以來人們入四川的道路前進。这些道路寬一二尺，路面上鋪的石头讓祖祖輩輩行路者的脚磨得光滑了。爬到山頂，便可見破舊傾塌的戍樓和石碑。碑上大書「大散關」。古代關中的門戶——赫赫有名的大散關，原來毫不出奇。再往前走，到了秦嶺高峯下边的观音山。这里过去只有几家人，村左村右的灌木林是野獸出沒之处；偶尔，川陝公路上的汽車、馬車或者午夜投宿的行人，才給这荒山的小村添了點生气。可是如今，这里却成了秦嶺山下的唯一重鎮了：臨時的供应商店、郵政局、新華書店、刻圖章的、照像館；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設在小棚子里的理髮館，門上用紅漆大書：「男女理髮、吹風火燙」。街上，汽車馬車絡繹不絕，車輪帶起的塵土，瀰漫在天空，夜以繼日，天天如此。观音山左側的小河槽中有許許多多石匠，从早到晚叮噹叮噹地打石头。在大風雪的日子里，你向河灘望去，只聽見打石头的响声，却看不見人，而仔細一看，你就会看見很多被雪複盖的人。他們把石头从雪里刨出來，打成各种的石料，哪一塊石不是这些人一錘一錘打出來的？一个山东的石工告訴我，一年來他的手把三个錘把磨得不能用了；現在鉄錘上安的这是第四个錘把，

而这个锤把上，又留下了五个很深的指印。

观音山左右的山上，有許多工點：工人們修筑隧道或建造高大的石拱桥，「刷坡」或者砌边牆。山坡上到处都是忙碌运输的人員。那些运输工具从最现代化的到最原始的都有：高架索道通过天空把各种材料运到各工點去，其次有拖拉机、汽車、馬車、馱騾和毛驢，有的还是人往山上抬东西。你站在山下，直觉得那向山上爬去的拖拉机、馱材料的騾馬以及在山腰「刷坡」撬石头的人，都像是挂在刀削似的万丈峭壁上。中午時，到了放炮時間，轟隆隆的炮声，震蕩着山谷，發出連續不斷的迴声，仿佛人又回到往日的战斗生活中了。我長久地在这一帶盤桓，看那观音山半腰里正兴建的「观音山車站」。这里，原來有四个高耸入云的山头，但是修筑宝成路的英雄們，用一百數十噸炸藥，把这几个山头掀掉，在山腰修起車站和三綫軌道。「讓高山低头，讓河水讓路」，在这里已經是每日的平凡工作了。

当我順着盤旋的山道爬上秦嶺高峰時，四面了望，白云纏在山腰；透过白云，隱隱約約地可以看見山溝里繞來繞去的川陝公路——它像一条柔軟的絲綢帶子。运材料的汽車，一輛跟上一輛，緩慢地在地坡上爬着，看起來像个小甲虫。你再望望远处終年積雪的高山峯，就知道大詩人李白为什么驚呼「蜀道難」了。

好几万人在这里以自己的双手削平高山、改造河道，創造英雄的時代和不朽的業績。这一切，時時都使人感情激動。这一切，時時都在鼓舞人前進。

在过去的年代里，手持武器的革命战士，从南到北，从

东到西，为了解放自己的祖國，走过它的每一塊地方，用饱含着自己体温的汗珠，澆洒过每一株小草和每一寸土地。而現在，这些当年拿着槍經過艰苦奋战的人，又手執風鑽或鋼釘，深入到祖國的大山之中、江河之下，去喚醒这些沉睡了數億万年的地層，讓他們为人類服务。

看來自然界的敌人似乎比階級敌人容易制服，其实不然。自然界的敌人也是变化多端而異常狡猾的。就以全國最長的隧道之一——秦嶺隧道來說，有綠泥片岩、花崗岩、石英、青石岩等，在施工中經常碰到水囊、水綫、流沙及断層。在開挖过程中，比較大的「塌方」就有二百四十多次。而每一次搶「塌方」都是英勇的战斗。

在工地試驗室，你会看見技術人員把各种各样石头放在有許多小格子的盤子里；其種類之多，自不待說，即是那黃色的、白色的、黃灰色的……各种各样顏色的石头，也会使畫家的調色板相形見拙……在这複雜而变化多端的大石山面前，你要使它低头讓路，是需要艰巨而持久的勞動，甚至于自我犧牲的精神。工人們在開挖隧道中，一會兒碰見松軟的沙石，它使你十日半月寸步難進；有時候你遇見特別堅硬的岩石，普通鋼釘打炮眼的時候，鑽頭在石头上直轉，石渣乱飛，火星四射，但是根本打不進去；你用合金鑽頭打，好半天才能打几个炮眼，裝上藥一炸，炸下的石头不夠一个人挑一担。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，工人們沒精打彩地扛上風鑽下工了。小隊指導員連忙問：「今天的進度怎么样？」工人頭也不抬，只举起兩個指頭說：「八小時進了兩公寸！」

「天老爺，用兩公寸的速度，社会主义那輩子才能來？」

指導員直喊叫。而那在朝鮮战斗中贏得青年團員称号的小伙子，便用被子捂住头哭起來。難關，難關終究是要突過去的，于是人們戰勝了堅石，向前突進了。可是堅石忽而一變又是「綠泥片岩」和泉水。頭頂上像六月天的暴雨似的，水嘩嘩地直往工人脖子里灌，腳下的泥濘沒過膝蓋。往前挖，挖一點塌一點，弄不好，頭頂上的爛泥呼呼地往下塌，直塌得從山洞里可以望見藍天，工人們把這叫「塌方冒頂」。當工人們搶這個「塌方」堵住這個大窟窿以後，從洞里出來的時候，衣服凍得硬梆梆的，走起路來索索作響，要一彎腰衣服就折斷了。我想，不久，人們乘着中國第一列電氣化火車，馳過秦嶺隧道的時候，會驚嘆秦嶺工程的艱巨和偉大，也會以敬佩和激動的心情想起中國工人階級征服自然的功勛和毅力。

有時候，大風暴夾着大雪滾過秦嶺。你坐在房子里，那用報紙糊了幾層的工棚像個篩子似的處處透風，而且它還搖搖晃晃得像大風浪中的一葉小舟。走到工棚外面，大風裹住你，渾身像冰水澆，仿佛大風把你渾身上下的棉衣剝得精光。這時候你走入正在緊張施工的大隧道里，即是說，你走入地層的深處，這裡溫度有攝氏十五——十七度。推石渣車的工人，滿頭大汗的推着小車吹着哨子，一直奔跑。山洞中霧騰騰的，一連串的电燈顯得很灰暗，就像在大霧的夜里，你望着城市街道上那一長串路燈似的；不同的是，這裡各種吼聲震耳欲聾。工人們把着風鑽向石山進攻，石粉打得對面不見人，喊着說話也聽不見。他們一個個滿臉滿身都是灰扑扑的石粉，只有牙齒閃着白光。你再看那穿着背心和褲叉開山的青年工人，只見汗水把他們全身沖了很多小渠。有時候午

夜里，我走到那些人力開挖的隧道里，只見許許多多的工人，一手拿着八磅重的鉄錘，一手拿鋼釘，一下一下，把鋼釘往石头中打，每次打進去一半分。用这样人力打釘，要把这攔腰截断陝甘等省的秦嶺山脈鑿穿，要把这「幸福之路」以極快的速度打通，真是叫人难以相信。可是这些有着偉大气魄的工人們，却日日夜夜信心十足地以自己的双手打通了一座又一座的石山，引導着社会主义事業前進。我問过一个工人：「身体支得住？」他說：「算不了什么，只是在朝鮮戰場負过伤的腿，有時候还痛。」我摸摸他巨大而有力的手，手背像棗樹皮，手心滿是硬繭。誰能分清，这些硬繭是槍杆磨的还是修路工具磨的？不久以前，我在工地和一个老工人郭金升握过手。他是抗美援朝中，鼎鼎大名的卸定時彈的能手。当他和我握手時，一陣激動的心情又通过我全身，同時，我又感到有些異样。我把他的手拉住一看，这手心手指上，有許多黑點。

「啊，怎么啦？」

「在朝鮮卸定時彈的時候『引信』在手里爆炸，幸虧医生还没有把双手鋸掉，可是这肉里的很多鉄屑取不出來了。如今，拳头一握，这鉄屑就扎得肉痛。不碍事，还可以工作。」

会寫詩的朋友們，來歌頌勞動人民的双手吧。这許許多多的手上寫着我們祖國的全部歷史！

深夜里，你站在秦嶺高峯上，便可以看見秦嶺山區的夜景：山头上、山溝里，到处密布着电灯。这荒山僻野，充溢着生命力量。远处，傳來時而巨大時而深远的吆号子声。大風雪裹着这社会主义的進軍声，响徹在祖國的夜空。公路上，

汽車一輛接一輛繞着山路或上或下。汽車的燈光里，有時候映照出晚夜出來尋覓食物的狐狸。它机警而迷惑地迎着燈光，直到汽車走遠，才跳上壠坎，竄入山溝。

夜里，不管秦嶺上特有的風暴多大，你時時都可以在山坡上，公路上，碰到成羣的戴着安全帽的工人，下工或上工。

这里，不分白天黑夜，毫不停息地工作着。

这里，社会主义前進的速度是以一分一秒來計算的。

常常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我望着遍布在山头上的电灯和天上的繁星連成一片的時候，便想，此時，大概有的人在溫暖的被窩里做夢；在有些家庭也許嬰兒哭醒又復睡去；駐守边疆的战士正守候黑夜等待黎明；煉鋼廠的工人正在注視鉄流，但是開山鑿嶺的勇士們像礦工們似的，他們鑿開深藏在地下的石头，推算地球的寿命，回味人類的歷史，慶賀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的勝利。

征服秦嶺的築路勇士們

——記隧道工程處開挖大盤山隧道的工人

李 振 俠

登上拔海一千二百公尺的秦嶺山峯，在早晨，可以透過輕紗般的薄霧，看見一條淺黃色錦帶般的運輸便道，纏繞在山巒中間，人們像螞蟻一樣在上面蠕動。夜間，向閃爍在幾個山峯上的燈光望去，還能時斷時續地聽到震盪山谷的爆破聲——修築寶成路的職工們，背負着祖國人民的希望，正在

日以繼夜地忘我勞動着。

秦嶺山勢險峻，鐵路綫將要用「8」字形在羣峯腹中穿行。在這斷續、交叉的約五公里長的隧道中，有十二處同時施工。副總工程師潘釗元告訴我：在這樣地質複雜的山區里修鐵路，在我國是史無前例的。這天晚上，我在馬達和溪水的喧囂中，在稀稀落落的峽谷里的電燈指引下，踏着泥濘而又彎曲的小路來到三十號洞口。第二小隊二工班的副班長李明登，帶領着十幾個工人正在洞口兩旁揮動着鐵錘打砲眼；小隊長張棟梁站在洞口，正指揮着幾個工人用粗元木支架洞口。當我們談到秦嶺隧道工程時，張棟梁說：「困難是不少的，不過頭一步困難我們是突破了。」

「頭一步困難我們是突破了。」聽起來好像是很輕鬆而又平常，但在戰勝頭一步困難中，有多少可以歌頌的事蹟啊！那是一九五五年冬天，隧道工程處的工人們從寶成路南段陸續來到了秦嶺，準備大盤山隧道的開工。他們在四十五度以上的、陡峭的山坡上先修一條羊腸小道；遇到懸崖絕壁，就想辦法把繩子拴在從石縫里長出的樹干上，懸空作業。那時山上積雪有三寸厚，很多工人是從四川來的。政治指導員張貴金問一個青年工人：「怎麼樣，冷吧？」青年工人說：「不冷。」從他暢快的情緒和堅決而熱情的聲調里，張貴金沒有多問，就猜透這個青年工人是用怎樣的心情回答了他的問話。

沒過幾天，爬山小道上的雪融化又結凍，成了一條冰路。為了防备工人滑到山澗里，沿着道路釘了一排樁，扯起繩子，工人們上下山拉着走。一次，別人都爬上去了，揹着鎬頭的蔣萬金在一個突陡的坡前停住了；由於害怕，他的心在礫礫

地跳動，一點勁兒也沒了，上面的人却在喊：「小蔣，不要往山下墮，加把勁！」「喂！千萬別松手！」蔣萬金滿頭是汗，心一橫，就往上爬，上到半截滑下來了；山頭上的人都替這個剛剛脫離孩子年齡的小伙子擔心。小蔣咬緊牙關，一共爬了四五次，到底爬上去了。根據這次教訓，以後再上山的時候，工人們一面拉着繩子，一個再推着一個的屁股；下山的時候，一個拉着一個的手，往下蹬；以後工人們又創造了帶爪的「腳碼子」，治服了這艱險的道路。

秦嶺一帶多陰天。一陰起天來，工人們就站在雲彩上面工作了。雲霧的潮氣和身上的汗水，把棉襖弄得溼漉漉的。卷着碎雪的寒風吹來，襖面上很快就結起了一層冰；眉毛和鬍子也都掛上了冰霜。朔風和冰雪無情地侵襲着每個人的皮膚，但是他侵襲不了每個人的火熱的心！當時第二小隊第二工班的青年團員們提出：「休息時間多挑三挑土，碗眼多打兩寸深，支援解放台灣！」帶動了全體青年和所有的工人。他們超額完成了十二月份修築便道的任務。

在這樣險峻的高峯上和頑石作鬥爭，連吃午飯都困難。每到中午，每個小隊派五六個人去拿飯，每個人揹七、八十斤重。在冰滑的路上，他們一步步往上爬，到山頂上得兩個鐘頭。邵國應爬到半山腰上，爬不動了，後來勉強爬到山上，饑饉凍硬了，菜也成了冰塊，沒法吃。工人們提出：「不吃午飯，堅持工作。」水在山峯上，和在沙漠里同樣珍貴。因為缺水，工人們就用鐵桶燒雪喝。有一個時期，工人們在生活中的艱苦，是人們難以想像的。由於種種原因，煤炭運不進山谷里來，很多工人一天就吃一頓飯，大家勒緊腰帶，搏鬥